



高考之外

檐下记 □ 徐和生

小儿子的思维,总是不同于常人。高考第一天,我守在校门口。他出来时步子带风,我递上一束花。他哈哈大笑:“老爸,第一场就送花,是告诉我胜利在望吗?”

六月的太阳晒得人发昏。考场离家不远,小儿子说自己骑车去。我没同意,平时上课骑车无妨,高考三天我想全程陪伴。

在车上,小儿子说:“老爸,你那么紧张干吗?”我反问他:“你不紧张吗?”

他回答:“一点也不紧张,我知道自己的实力,反倒是你们紧张,会让我感到有压力。”

小儿子说的实力,我心中有数,但我仍要给他定目标。有目标,就会全力以赴。

下午数学考试结束,网上一片议论,考生纷纷感慨试题太难。小儿子却十分轻松,笑嘻嘻地说:“越难越好,大家都不会做,我才有机会杀出重围。”

三天考试结束,同学们忙于估分。小儿子却十分淡定,一连几天毫无动静。他妈妈忍不住问他,他却说:“我需要估分吗?”

妻子面露失望,对我说:“果然如你所料!”

高考结束的第二天,妻子就曾问过我估分的事,我当时说,孩子没法估分,他根本记不住自己的答题内容。

小儿子成绩常年居于班级下游,答题靠蒙,本就无从估分。他成绩差的根源,是当年读幼儿园,从中班直接跳级升入一年级,基础根基没有打牢。我常常自责,当初急于求成拔苗助长,反倒害了孩子。

小儿子不爱学习,大儿子成绩倒还不错,一直稳居班级前茅。那时我们租房住,房子小。为了不影响大儿子做作业,我常带小儿子去超市消磨时间。不知从何时起,他总让我买作业本和笔。我暗自欣慰,以为他终于开窍了。直到他小学快毕业,大儿子才戳破真相:那些本子和笔,第二天就被弟弟拿到学校转卖换钱了。没想到这孩子学习不用功,做买卖倒精明,几年无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我当时想,这或许也是一条路。

初中时,我常跟他促膝长谈,给他鼓励,我说考试不必跟别人比分数,只跟过去的自己比,略有进步就好。不求突飞猛进,亦不可原地踏步,更不可自暴自弃。

小儿子却总能说出一番道理反驳我:“老爸,你要敢于承认我是一个平凡的人,坦然接受孩子的平庸。哥哥会读书,未来可期,有一个能出类拔萃就不错了。我是留在你们身边来报恩尽孝的人。”我一时语塞,分不清这是孩子的早熟,还是网络段子的影响。

然而升入高中后,那个能言善辩的孩子忽然安静了。尤其是高三后,他默默努力,奋力追赶,深知自己基础薄弱,便比旁人更加刻苦,每一次模拟考试,都有几分进步。

小儿子一贯心态很好,平时即便成绩不佳,也从未自卑怯懦,和同学相处得十分融洽,积极参与班级活动,热心帮助同学,还被班主任选为纪律委员。而且他素来擅长逆风翻盘,初中成绩同样普通,中考却搭上普高末班车,给了我们莫大惊喜。我始终期盼,这场高考,亦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逆袭。

高考结束后,我对小儿子说,十二年寒窗已经落幕,不必纠结以往成绩的高低,多去畅想往后的人生光景。高考结束,预示迈向成年,以后尽管去展露自己的闪光点,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。

那晚,他和同学去万达广场放松,回家时,抱回一只刚刚断奶的流浪小花狗。

这孩子总能给我们带来意外。

高考是小儿子人生的第一场正式考试,而善良踏实、向阳而生,才是他一生长久的答卷。



送书

巷陌谈 □ 谢文龙

下午刚上班,老刘给我打电话,说到我单位门口了,我让他赶紧上楼来。

老刘到办公室是来拿书的。端午节,老刘给我打电话,送上节日祝福。我突然想到,何不给他送一本书呢?我就在电话中对老刘说,让他有时间来下我办公室,我要把新出版的书送给他。

之所以要给老刘送书,是因为这本书中写到了他。

近日,我出版了新书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,记录了当初在社区工作的各种人和事,写老刘的那篇叫《老刘来电话》。

老刘大名刘北平,是社区里的一名普通居民。我到社区工作没多久,就跟他打上了交道。当时,他孩子应征入伍,我帮他跑前跑后。老刘很感激,给我送了面锦旗,直到我离开社区,锦旗还挂在墙上。

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,没想到从那以后,只要是逢年过节,老刘都要给我打来电话送祝福。我离开社区10年,老刘给我打电话打了10年,节节不漏。连我爱人都说,老刘真是有心人。

见到老刘,他比我在社区工作时胖了些,精神还像当年一样好。我不禁在心里想,一个懂得感恩、内心善良又积极向上的人,面果原来也是好的。我一边给他倒茶,一边跟他闲聊。原来老刘已经退休3年多,每个月的退休金有5000多元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也为他高兴。当年,他在工厂上



AI制图。钟秋兰

班,离异的他一个人抚养孩子,十分吃力。为了赚一点租金的差价,他把自家城里的房子租了出去,自个儿到郊区租房住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他又搬回城里来住,还给孩子买了房。

我们互相说着多年的变化,都从心底里为对方高兴。

当我把新书送给老刘时,他摸出了100块钱,说是买书的钱。

我笑着对老刘说,你这不是太见外了吗,我怎么要你的钱呢。老刘说,怎么能不给钱白拿。我说,我们的交情还要用钱来维系吗?听我这么说,老刘红了脸,把钱收了起来。

老刘一直小心地拿着书,他说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看。没想到,这辈子能被大作家写到书里去。他一边往外走,一边还频频回头对我说着感谢的话。

其实我更应该感谢老刘。

正是因为遇见了许多像他这样有故事的人,我才能把在社区当书记的岁月写成本厚厚的书。



卖鸡蛋

烟火帖 □ 谢光明

一早,后院传来母鸡“嘎嘎嘎”的叫声,母亲推开简易的木门,走到鸡窝边伸手去捡鸡蛋。

“有五十多个蛋了。”母亲回头冲我笑。她围着蓝布围裙,围裙早已洗得发白,边角磨出了毛边。

记忆里,常常也是这样的早晨,母亲一听见母鸡叫就去捡蛋。那时候我在村里读小学,蛋吃不完,母亲隔三差五就拿到县城卖。她一般骑着那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去,因为个子不高,上车很吃力,斜着助跑好不容易骑上车,车龙头就是个醉汉一样摇摆不停。后座架子两边分别绑着一个竹筐,筐底铺着厚厚的稻草,那些鸡蛋就放在稻草里。从我们村到县城,只有十几里路,可是坑坑洼洼,不是拳头大的石块,就是泥泞的车槽,自行车就像是急流中的船在路上颠簸着,其间还要爬一个长长的叫枫树岭的陡坡,这个地方母亲要下来推着自行车才能上去。

母亲从县城回家,我总能闻到稻草里的腥味。“每次都会震破几个蛋。”母亲十分惋惜地说,“这路要是修一下就好了。”

20世纪90年代,路还真修了一次,拓宽了路面,铺上石子,比原来的路好走多了。那时候母亲正身强体壮,浑身都是劲,养猪养牛还养了一百多只鸡鸭鹅。蛋多了,家里就买了一辆三轮车,母亲蹬三轮车去县城,用蛋换柴米油盐。她骑得很慢,一边骑一边关心着竹筐里有没有碰撞,或者停下来,用手扒开稻草查看。有一回,母亲装满三筐鸡蛋去县城卖,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去县城玩,在下陡坡的一个弯道时,三轮车不小心侧翻,碾得小山似的鸡蛋打了一地。

我急忙跳下车去扶母亲,母亲却把我一推,叫我赶紧去看掉在地上的蛋。蛋碎了,不少,母亲呆愣愣在碎了一地的鸡蛋壳面前,手里全是黏稠的蛋液。

母亲叹息着说,要是没有这个坡多好。

前些年,村里搞“村村通”,这条路再次被拓宽,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,枫树林陡坡削去了一大半,变得宽阔平坦起来。骑电动车,油门轻轻一拧就上去了。母亲买了一辆老头乐,每次去县城,她骑得稳稳当当的。现在她养的鸡少了些,除了自己吃,多余的蛋她还是拿到城里去卖。“不是缺钱用,是习惯改不了了。”她说,“去县城会会老朋友,看看哪里又做起了大房子,心情都好了。”

如今,枫树岭上建造了一个亭子,叫枫树岭观景台,路边种着整齐的冬青树。母亲每次骑着她的老头乐,平稳地驶过那个曾经让无数鸡蛋粉身碎骨的陡坡,都会轻轻哼起歌来。

鸡蛋静静地躺在垫着棉布的筐里,像一群小婴儿在听摇篮曲。



高明老板

俗世录 □ 马雪芳

林老师和妻子顾老师都退休了,回乡在老宅上翻建了两层带阁楼的房子。乡村空气好,院子里还有些空地,可以种点菜。

房子弄好后,老两口就基本住在这了。

一日,有个做服装直播的外地老板高明找到林老师,表示想租下林老师家的一楼做直播,林老师婉言拒绝了。不想过了两天,高明老板又找上门来,林老师又婉言拒绝了。没想到,隔了两天,顾老师拎了一只四角篮准备去屋子前面的小菜地里摘些蔬菜,拉开门就见到高明老板的汽车停在场角上。

这是又上门来谈租房了。诸葛亮还被刘备的三顾茅庐打动了呢,林老师和顾老师觉得高明老板有诚心,松了口气给了租房。

高明老板原来在前面一个村子村民家租房做服装直播,路不远,只用了一天时间和妻子小李就把所有直播设备、生活用品等转移到林老师家,次日就开始正常直播营业。

高明老板的儿子高小军在镇上中心小学读三年级,长得虎头虎脑。小家伙放学一到家总是书包一丢就拿起手机玩起游戏来。吃过晚饭,“龙飞凤舞”做完作业,心思又在手机上了。

学校开展教师“晚上访生”活动,小军榜上有名。

忙着搞事业的高明老板把这个“喜讯”告诉了林老师,并请林老师帮忙,晚上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家访,地点安排在林老师家客厅里。从两位老师的“访生”中,林老师终于知道了小军的“底细”——上课不遵守纪律、作业拖拉、三天两头欺负班上同学,语数英考试成绩都在五六十,老师对他很是头疼。

听了两位老师的情况介绍,高明老板也有点头疼,表示家长一定配合,严格教育。征得林老师同意,第二天起,小军放学就在林老师的书房做作业。一开始,小军有点坐不住,但禁不住林老师也坐在一边看书,一周后小军做作业比以前老实多了。还不满半个月,小军做好作业,会主动走到正在安静看书的林老师身边,好奇地探头瞧林老师手中的书。

林老师抬眼看小军:“瞧瞧呢,快去做作业。”只见小军的小胸脯一挺,说:“林老师,作业全部做好了。你在看什么书?”林老师不信小军的作业全部做好了,起身去检查。看完小军的家庭作业,林老师露出了笑容:“不错,不错。”

听了林老师的夸奖,小军低下了头,有点腼腆:“我成绩差。”林老师摸摸小军的头:“只要上课认真听,作业认真做,多看课外书,成绩会好起来的。”小军听了林老师的话,点点头:“林老师,我知道了。我看你一直在看书,书里有什么好看的?”

林老师笑眯眯地说:“明天你做好作业,借你看,这本书林老师一般别人都不借的。”小军高兴得大声说:“好的,好的!”

果然,第二天小军做好了家庭作业,也安安静静地坐在林老师身边看童话书。不知道的看到这场景,准认为这是祖孙俩哩。

到学期结束,小军的语数英成绩都是“优”,在省少儿报上还发表了《“独一无二”的爸爸》等文章,这不,还“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”,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

这天下午,高明老板去市里服装批发市场进货了,小李在浙江的妹妹快递来一大箱仙居杨梅,小李拆了箱先拎了两篮杨梅上楼给两位老师尝尝,还拿着小军金灿灿的奖状给他们报喜。两位老师谢了小李的杨梅,看到小军领回了奖状,直夸小军这孩子进步快。

小李脸上笑开了花。为小军的学习,夫妻俩透过了脑筋,后来知道林老师老两口回到村里来了,两人是退休教师,尤其林老师还是儿童文学作家、报社的特约编辑,夫妻俩一合计,就有了本文开头的租房“三顾”来。

这一招,高明老板才是真的“高明”啊!



听见回声

浮光筌 □ 韦钰

我不喜欢吃奶白菜。

准确说,是不喜欢它的梗。炒完之后咬下去嘎嘣脆,像生的。牙齿碰到那种脆,身体第一反应想吐掉。但脑子马上接了一句:熟的,能吃,你需要吃青菜。于是嚼两下咽了。这口菜让我很舒服了大概三秒钟,然后就忘了。直到过几天又吃到,又是不舒服,又是咽了。

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这种感觉?

咬到脆梗的时候,嘴里那种“不确定”最让我难受。它到底熟没熟?理智告诉我应该熟了,但身体不买账,那种嘎嘣脆和咸淡不均的口感,像在吃一个半成品。想吐,又知道不能吐。后来我发现,这种“身体说不,脑子说行”的感觉,我不陌生。

回老家,村里人见到我,第一句话就是感慨:“天呐你怎么这么胖!是不是日子过得太好?”有个伯母更绝,问我:“你肚子里是不是还有第二个?怎么生完孩子肚子一直没下去?”

第一反应是:关你什么事?但这个念头冒出来不到两秒,就被另一个念头盖住了:人家也没恶意,可能是在提醒我,是不是该减肥了。感叹说“不舒服”,脑子说“人家说得好”,这种“身体说不,脑子说行”的事,不才遭遇过一次两次。

毕业后我去菲律宾游学的大半年,那是我人生里最开阔的一段经历,见识了不同的人,丰富了整个世界观。和不同国家的朋友聊完天,心里亮堂堂的。但我爱人不理解,问我为什么要去。我爸也不理解,说我一个学护理的,没必要出国交游提高英语,应该尽早找工作。挂了爸爸的电话,心中那股亮堂劲一下子就暗了一块。手机屏幕上还亮着和朋友刚拍的合影,海边的落日金灿灿的,可我盯着看了两秒就锁了屏。只要他们一质疑,我就开始动摇。心里说“我想要”,脑子说“也许没必要”。明明是自己笃定的事,别人一皱眉,我就觉得也许真的不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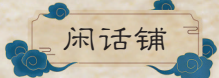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把自己的感受压到最低,把别人的声音顶在最前的习惯,其实早在我9岁那年就伸出了枝蔓。

9岁之前,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9岁之后,弟弟来了,父母的注意力一下转了方向。每到周末,我便被告知回家帮妈妈带弟弟。有次我已经换好球鞋攥着跳绳站在门口,听见妈妈回头说“你是姐姐,听话”,我只能默默解开鞋带,把跳绳塞回抽屉。身体说“我想出去”,脑子却说“你是姐姐,应该带弟弟”。每次留在家中帮妈妈带弟弟,她会摸摸我的头说“真乖”。不帮,她忙得顾不上看我一眼。那句没说出口的“我想出去”,像一声闷响,在身体里撞来撞去,最后还是咽下去了。

从那以后,我便知道了:别人的评价是考题,自己的感受是草稿。草稿随时可以涂抹划掉,考题得认真作答。夸我,我就起劲;否定我,我就怀疑自己。咬到脆梗想吐掉?不重要,“能吃,你需要青菜”;被人说胖不舒服?不重要,“人家提醒你,是好事”。

下次再咬到脆梗,我可能还是会咽下去。但至少现在我知道了,那口不舒服是真的,不是矫情。也许下一次,我可以试着吐出来——吐掉不合口的菜梗,也吐掉绑在我身上几十年的听话标签,发出那声压了几十年的诉求。

因为,那些被压下去的感受从来没有消失,它们还在,一直在。只是等了这么多年,终于被我听见了。



海外吃生

闲话铺 □ 安凉

在海外,常会遇到生吃食物。

比如早期到欧洲一些国家,开饭时,每人给上一盘蔬菜,没油没盐,也没酱汁。起先不懂,有些懵,这怎么下口呢?后来服务员又送来各种调料,才庆幸自己没“牛嚼牡丹”匆匆下口,要不就闹笑话了。

后来知道了,那是在海外很常见的一道菜,叫沙拉。之后,国内也开始流行,西餐厅里到处都有。“这生的,怎么下口啊”,有人戏称其为“猪食”,说归说,还是尝了尝,倒是鲜脆。

吃着吃着,就习惯了,而且还品出一点味道来。那是各种蔬菜的原味,有自然的清香。

沙拉这道菜吃习惯了,又碰到去海边国家,生吃海鲜。生蚝倒是在国内品尝过,生吃三文鱼之类的,国内也常有。但有一回,在国外,主人端上了一盘杂鱼,一点都没烹饪过,有的还活蹦乱跳的。同行的人,谁都不敢下口,还是主人自己先捞了一条六七寸长的小鱼,扔进嘴里,鼓着腮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。在主人的带动下,有人终于也拿起了叉子,期期艾艾开始尝鲜,我却久久不敢下筷。

去日本,除生吃鱼片外,当地人也有生吃牛肉的。把牛肉切成薄薄的一片,在料里蘸一蘸,一口塞进嘴里,很多人嚼得津津有味,仿佛吃出了香喷喷的大餐感觉。

我又迟迟不敢下筷,大家盯着我,有的还现身说法,鼓励我尝一口。

众目睽睽,当然不能让别人觉得我胆小如鼠。我夹起一片,也尝了尝,还真比熟的更加鲜嫩。禁不住肉质鲜美,又悄悄地夹了一片,含在嘴里,细细品味着。这生吃,还有点意思!

当地人介绍,这牛自然放养,平常还给听音乐,接受人类的按摩,目的就是为了让牛心情舒畅。

难怪这肉好吃!

吃时舒服,但吃后就有些后悔了——据说有的牛肉藏有寄生虫,可能在人体里潜伏多年才会爆发。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吗?免不了又好几天担心。

越想越惴惴不安。这嘴馋的毛病,得改!

果然不久,一位友邻生了怪病,听说是在肚子里长了什么,弄得痛苦不堪。后来动了手术,取出一堆乱糟糟的东西。经反复回忆和分析,才推断,他前几年在海外某国,生吃了一种鱼类,由此引发了某种寄生虫的寄生。

医生说,他这还算幸运的,有人是脑子里长虫,那才凶险。

这一病,让这位友邻养了快一年身体,至今仍觉得肠胃不佳,全身无力。

事儿一经传出,在海外生吃过的人,都有些恐慌。有的说,生吃再鲜美,也不再吃了。有的则暗自祈祷,不要染上寄生虫病。

想是这么想的,有管不住嘴的,去了海外,仍是生吞活剥海鲜等食物,回来时,当故事讲,像英雄凯旋。

我猜他嘴凶,心里还是发虚的。

不过,听权威人士介绍,有些地方的食物,生吃无碍。比如说北欧的丹麦、挪威等国,深海里的海鲜,没有污染,生吃风险较小。而且,有的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生吃标准,在这个前提下,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生吃。

也听说国人中,也有吃生之习的,说是经过了老祖宗的检验。

即便如此,我至今对生吃食物仍有忌惮——过一次嘴馋,脑袋却总胡思乱想,迟迟不得放心,甚至担惊受怕。

如同要说的话,必须从脑子里过一过,才能说出口,上了年纪,就愈发小心翼翼:没煮过的海鲜,断不入口;生拼的鱼菜,也不去下箸。

怕伤肠胃,怕伤肝,更怕伤筋动骨进医院。



第25期

樟树下

电话:0791-86849235 本邮邮箱:32028011@qq.com